



明
226
4



異稱日本傳中之一引用書目

皇明資治通紀 今按中引康富記翰林胡蘆集

明政統宗

皇明實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皇明實紀', '明政統宗', and '資治通紀']

皇明實紀

Handwritten marks and red seals at the top of the right page.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太祖高皇帝紀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太祖高皇帝紀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太祖高皇帝紀

異稱日本傳卷中

平安城西峰松下見林編集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太祖高皇帝紀

戊申洪武元年十一月遣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

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

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取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

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

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

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

于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首帥等遐邇未聞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當日本南

今按明洪武元年當日本南朝後村上天皇正平二十三年北朝後光嚴天皇應安元年

己酉洪武二年四月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剽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過于海門之上幫及其未陣麾衆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枝賞綺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穹爲中國主惟圖奠民罔敢怠逸蠢彼倭夷屢肆寇劫濱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德統率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民特備牲醴用告神知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

今按洪武二年當南朝正平二十四年北朝應安二年夫

倭寇之起元至正十年當我觀應元年足利尊氏時遁逃之徒竄於海

島之間乘亂不恐國禁往中華朝鮮沿海之地焚毀官廨

劫掠貨財自此年々漸猖獗至正二十三年當我貞治二年足利義詮

時八月十三日順帝令朝鮮檄日本禁之足利不能制之

事具太平記其後至明海賊尤熾數侵剽殺傷居民犯人

婦女暴逆慘毒無不至矣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

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哉此言乎足利躡足行

伍之間誅鋤宗室姦驕爲篡逆士民效尤罔不小大好草

竊姦究足利之不欲豈至於此乎太祖著訓絕交世宗不

遵祖訓與義滿修隣好爲製壽安鎮國之碑者何乎義滿

亦變我前聖王之爲向外國稱臣受曆受印者何乎世宗

義滿皆過矣一時雖獲渠魁終不能掃除凶逆剪滅鯨鯢
二百餘年之間海氛不熄當參考下文諸書嘉靖四十三年
海寇悉平明年足利亦失鹿其俱喪甚可怪也永祿八年五月
足利義輝為其臣三好氏見純實嘉靖四十四年也

又卷之三

辛亥洪武四年八月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

今按洪武四年當南朝建德二年北朝應安三年日本國
王良懷南朝後村上天皇皇子太宰都督良懷親王也雖
非日本一國主而日本開闢以來君之子也菊池氏勤勞
王室奉親王數舉義兵當斯時忠臣義士在邊塞各欲奉
皇子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國如新田菊池北畠等是也可
憾其終不振矣

乙丑洪武十八年四月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
乞骸骨上嘉之賜鈔五萬俾造第鳳陽而謂和曰日本小夷
屢擾東海卿等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墻戍以固守備和
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

今按陽和神道碑見獻徵錄第五卿等老作卿雖老

又卷之五太宗文皇帝紀

癸未永樂元年十月日本入貢
今按永樂元年當日本後小松天皇應永十年此時相國
寺中正藏主入明相傳中正允善楷書明人曰書法第一
乃令書永樂通寶錢文今所傳于天下永樂通寶者中正
之筆也中正亦名仲芳

丙戌永樂四年正月遣使齋重書褒諭日本國王源道義先

是對馬岐臺等島海寇劫掠居民勅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織金綵段二百匹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帳褥枕席銀盤器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上親製文賜之

今按永樂四年當日本應永十三年源道義足利義滿應永二年六月出家法名道義岐臺當作壹岐此時南朝徵道義并諸國故明勅道義捕海寇按大明一統志明帝多為夷狄封其國之山立碑故為日本道義封山以壽安鎮國之號立碑又按中原康富記曰應永八年五月十三日日本准三后道義書上大明皇帝階下日本開關以來無不通聘問上邦道義幸秉國鈞境內無虞故使肥富相副

祖阿通好獻方物金千兩馬千疋鎧一領筒丸一領劔十腰刀一柄扇百本薄樣千帖屏風三雙硯宮文臺一箇搜尋海嶋漂寄者幾許人還之臣道義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時明洪武三十四年也明史書脫此事

十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率眾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多

謹按

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獨便于轉漕實令將士習于海道以防倭寇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廢駟至近日倭寇海賊遂縱橫于邊海而浙江之寧紹諸郡直隸之蘓紹一帶之被其荼毒至于燔城郭劫倉庫綠海衛所官軍脆怯莫之敢撓使海運猶行海道有備當不至此故丘文莊于大學衍義補惓惓欲復海運為

庚子永樂十八年三月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云時青備倭海上

今按永樂十八年當日本稱孝天皇應永二十七年
又卷之八憲宗純皇帝紀

已丑成化五年三月盜賊錢厚糾眾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
公備倭都督僉事董寬討擒之

今按成化五年當日本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元年

丁酉成化十三年正月日本入貢 按南宮疏略曰日本在
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
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買
易即不滿所欲則燔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為邊海州郡之
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著于皇明祖訓可考于山東
淮浙閩廣浩海去處雙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
員統其屬衛近年又復增設海道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

周且密矣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致嘉靖二年倭夷
宗設入貢沿餘姚江縱橫殺掠抵紹興府逼令獻城闔帥墜
馬而走匿民家守臣避城而縱賊焚劫以城門之鎖鑰付之
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宗設所領倭夷不過百十餘
人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攻掠至于旬日之
久縱之揚斬而去畢竟無與為敵尚為國有人乎甚可慮也
楊文懿公守陳亦謂倭夷變詐凶虐時以刀扇小物藝贖天
朝規牟大利不與之通好斯言確矣

今按成化十三年當日本後土御門天皇文明九年

又卷之十一世宗肅皇帝

癸未嘉靖二年十月科臣夏言言頃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
且寧波為倭夷入貢之路法制具存尚且敗事况沿海備倭

等衙門廢事可知宜為區處乃遣給事中劉穆往按其事

今按嘉靖二年當日本後栢原天皇大永三年

乙酉嘉靖四年二月日本宗設肆掠後入海島無可踪跡獨宋素卿瑞佐就執下獄朝鮮主李懌奏致兵檄所得仲林望古多羅三十三人及華人被虜者八人獻闕下命科道劉穆王道覆之獄既具乃論素卿叛正仲林望古多羅故殺斬瑞佐釋還國

今按嘉靖四年當日本大永四年宋素卿始姓名朱編鄆人也事詳見圖書編武備志在下翰林胡蘆集云大明朱素卿嘗附舶入我敵境余聞之要覩其人然而未果者有年于茲矣聞自泉于攝于城州遂徘徊於平安城右京北源公名見衙門顧遇甚厚因請朝欲令之以為我國信使

之通事榮莫以若焉一日叩宜竹之室而突入余即出迎袖出一小詩係以小序代謁見之刺也披而覽之詞翰清峻自然不帶日東之氣習可尚矣蓋推獎之重不敢當欲默則不可仍韻疊和七篇且致規祝之意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海寇犯寧波台州上令嚴為備今按嘉靖二十六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天文十六年

己酉嘉靖二十八年七月浙福巡海都御史朱統言長嶼諸澳太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奸關通主匿年利因為向道正與刑部覆統何論未審真偽宜俟覈覆臺臣因劾統顯殺啓慶帝令統還里聽勦而訊海防諸臣

今按嘉靖二十八年當天文十八年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倭寇海上王仔督兵攻于普陀山

捷聞賜金帛有差

今按嘉靖三十二年當日本天文二十二年

五月倭寇破上海縣燒劫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縣丞宗鰲戰死撫操官奏令太平同知陳璋同蘇州同知任環統兵籌畫璋因上禦倭十二事撫操俱從之

七月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千餘級餘寇出境浮海東遁甲寅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倭寇分掠嘉湖

今按嘉靖三十三年當日本天文二十三年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嚴嵩言倭寇猖獗請遣大臣禱海兼探賊情命趙文華往賜印得密啓言事

今按嘉靖三十四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弘治元年此年事明政統宗紀之詳矣見下凡皇明通紀明政統宗皇明

實紀所記有異同詳略今日本傳引之大抵同者惟引其

一異者詳者各別引之

三月任環督舟師與倭戰於南沙野茅洪敗之斬首百餘級
四月田州土官瓦氏并孫男岑大壽大祿引兵應調總督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奏聞詔賞銀紵餘令軍門獎賞
五月倭寇四千餘突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盧鏜等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與賊遇于石塘江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以永順宣慰使彭翼南邀擊之賊奔回王江涇兵復擊其後大潰共擒斬一千八百有奇餘奔歸柘林○遣官校逮張經及參將湯克寬械繫來京以失機論死文華劾其玩寇殃民也經上疏自理不報
六月常熟知縣王鉄江陰縣知縣錢錞率士民禦倭死之贈

郵有加

八月蘇松巡撫曹邦輔檄發事董邦政把總婁宇以沙兵擊倭寇于澣墅關殲之賊自宜與奔蘇州會柘林賊邦輔慮二賊相合爲患乃督兵備三崇古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競乃召邦政及宇以沙兵助斬首十九級賊懼奔吳舍欲潛走太湖追至楊家橋盡殪其衆邦輔歸功邦政奏聞文華欲攘爲己功怒邦輔先爲奏捷乃以陶宅寇患委罪邦輔邦政詔下政于總督逮問

十一月科臣張拭言官兵會勦陶宅倭寇屢敗奏報不實文華欺罔大負簡命上令文華矢心視師圖效○科臣孫濬言防倭諸臣事權不一久無成功本兵奏言督察主竭忠計嚴實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撫至督理軍務措置

餉銀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有司保安地方固守城池命下諸臣遵守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釗死之○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三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爲神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

今按嘉靖三十五年當日本弘治二年徐海事詳獻徵錄

世法錄

五月倭寇圍巡撫阮鶚于桐鄉甚急總督胡宗憲知賊首有麻葉徐海二酋乃飾美妓二人黃金千兩縉綺數十疋下昇送海而不及葉葉疑有思志遂拔若歸得不破

今按麻葉徐海者當時倭寇賊首濫惡逋逃者海居松浦
詳見獻徵錄

六月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禍甚慘省祭官杜槐及父文明
率兵追敗于王家圍已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
十餘人斬其一首槐亦被創墜馬死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
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少陣
沒事聞贈官廕子有司祠祀

九月胡宗憲以餌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而文華力主勦
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讓其逕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
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郡遂平
十一月獻倭俘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

今按皇明實紀一子下有錦衣千戶四字海事詳獻徵錄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往勦
之擒斬萬人餘賊盡滅

今按嘉靖三十七年當日本正親町天皇永祿元年據皇
明實紀阮鶚有罪宜通考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倭寇攻破福安縣往來沿海諸郡
邑而廣東流倭在詔安漳浦者尤夥南後廟灣倭合衆來攻
淮安巡撫李遂督叅將曹克新禦之賊敗溺死者甚衆捷聞
廕子陞賞有差

今按嘉靖三十八年當日本永祿二年

十一月蘇州自海寇興亡賴子輒奮臂買勇日晝橫行十百
成群市廛不敢正視巡撫翁大立擊捕之諸惡少軟血夜持
刀斧攻長州吳縣劫獄鼓譟攻入都院大立挾妻子踰牆遁

乃縱火焚其廨，勅諭符驗俱燬，天曙斬封門關入太湖，事聞命大立剋期殄滅。○先是倭寇蘇州城門閉避，倭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環按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破斬俘甚衆，尋擢叅矢志滅倭，以母喪歸卒。至是以科臣徐師魯請贈光祿卿，謚于千戶有司建祠祀之。

今按皇明實紀尋擢叅叅字下有政字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二月舊例南營軍月未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懋官嘆曰：四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七，倭焉用是冗食者為哉？于是故為裁抑，各月各衛送支冊必誌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卒忿甚。比歲大侵，月已既望而關符未下，直振武營操期，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踰垣而出，諸軍邀而撲殺之，懸其屍于市，脅兵部

尚書張璠求賞鑿錯愕，不能應，誠意伯劉世延諭之，稍戢兵部尚書李遂煬言曰：黃侍郎自踰垣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耳，不得稱叛，乃議發賑人一金，始散事聞命擒為首者斬之。今按嘉靖三十九年當日本永祿三年。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副總兵戚繼光督浙江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

今按嘉靖四十二年當日本永祿六年。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嚴世蕃羅文龍至京，刑部尚書勘其交通倭虜謀反，顯證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役，餘遣配有差。

今按嘉靖四十四年當日本永祿八年。

九月巡撫浙江劉綎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為難，而船

一開島夷囂聚禍不可測遂寢市舶之議

穆宗莊皇帝

壬申隆慶六年三月兵科劉伯燮言故總督曾銑恢復套河胡宗憲討擒倭寇海波遂寧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宜加卹錄以為邊臣勸從之

今按隆慶六年當日本正親町天皇元龜三年

明政統宗卷之二

明 豫章草莽臣 涂山 編輯

己酉洪武二年二月遣使諭占城瓜哇日本等國賜以國書今按據皇明通紀賜國書洪武元年事也明政統宗為二年事不知孰是

四月倭寇南畿並海郡縣指揮戴德捕之倭寇出沒海島侵掠崇明沿海諸處

德華兵出捕獲寇九十二人及其兵器海舟葵閩陞德為都指揮遣使祭東海之神

又卷之三

癸丑洪武六年春正月廖永忠請多造檣船以捕倭從之時南倭夷竄伏海軍衛添造多檣快船命將領之沿海巡徼若倭夷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不可得也上善其言故從之

今按洪武六年當日本南朝後龜山天皇文中二年北朝後圓融天皇應安六年

甲寅洪武七年八月命吳楨總沿海兵捕倭至琉球大洋獲人船俘送京師楨為靖海侯

今按洪武七年當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

丙辰洪武九年春正月命湯和傅友德藍玉等帥師往延安防邊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夷狄可以坐制今延安地連西北與胡虜接壤若邊防不謹即入

倭寇待其既入而防之則塞上之人受害持
斧啣等帥眾以往常存戒心則不至有失矣

今按洪武九年當南朝後龜山天皇天授二年北朝後
圓融天皇永和二年

又卷之四

辛酉洪武十四年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
上御其貢乃命禮部以書責之大畧曰大明禮部尚書致
書日本國王王居滄海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本分但
知環海為險限山為固肆侮隣邦縱民為盜上帝將假手
下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于王王若不審其微
井觀蠱測自以為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
後更日本歷朝皆遣使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
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
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

今按洪武十四年當日本南朝後龜山天皇弘和元年
北朝後圓融天皇承德元年如瑤藏主事及禮部書見
御製文集凡我與中華往來隋唐以來有遣使送使俱

以官人求法弘道僧亦絡繹唐季使者絕矣往往僧渡
海潮未有為世間使使者元朝以二山為使及明我以
如瑤為使蓋皆出于一時權道爾來僧為使因習成俗
矣

丁卯洪武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

今按洪武二十年當本朝後龜山天皇元中四年北朝後
小松天皇嘉慶元年

又卷之六建文君

辛巳洪武三十四年實建文三年九月倭寇浙東

今按洪武三十四年當日本應永八年

又卷之七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十月日本國入貢
時貢使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議征稅上以失國

家大體
不許

今按永樂元年當日本應永十年

甲申永樂二年二月命通政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今按永樂二年當日本應永十一年

乙酉永樂三年四月命會都御史俞士吉使日本封其酋為國王

今按永樂三年當日本應永十二年其酋指足利義滿也

丁亥永樂五年八月勅陝西行都司都指揮陳敬等及

巡按監察御史禁止外交上曰臣無外交古有明戒太祖皇帝申明此禁最為嚴切如胡惟庸

私往下寵吉兒通日本等處禍及身家天下後世曉然知也今遺賻猶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潛行詭稱朝使索取寶物或干道途盜竊外夷所貢善馬或為商賈圖利此皆邊防不謹致然都指揮為朝廷鎮守邊境御史為國耳目之官皆坐視不理可乎其悉廉間防閑不可縱弛

今按永樂五年當日本應永十四年

又卷之八

戊戌永樂十六年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請築堡於金州衛金

線島備倭從之江言本島西北望海塢上其地特高傍可往

于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必先過此為濱海襟喉之地乞用石壘堡築烟墩瞭望

今按永樂十六年當日本稱光天皇應永二十五年

己亥永樂十七年五月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奴于望海塢封

江為廣寧伯先是賜誥印封其王為日本國王各其國鎮山

使母過二百人若貢非期入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寇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止久之江鎮遼東請築金線島塢置烽火瞭望日瞭者云海東南島夜舉火光江計寇且至將馬步軍伏塢堡上備之簡銳卒伏山下以待俟旗舉砲鳴即起共夾擊明日倭二千餘乘海船過塢登岸魚貫行一首貌悍其揮兵登如無人境江摩食秣馬不為動而潛遣壯士間道往同賊賊畢登則盡焚其廬已而賊至塢江披髮出搏賊舉旗鳴砲伏盡起來擊倭大崩走櫻桃

園空堡內我師追圍之將校皆奮請入擊不許已而開西
壁縱倭急走張兩翼夾擊倭斬千數百倭跳身急走船則
船已盡焚為焚舟卒所縛無一人得脫者凱還將士請曰
公見敵而秣士馬臨陣披髮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乃卒
收功何也江曰寇遠來逼竭我以飽待餓以逸待勞固治
敵之道賊始貪來為蛇陣我作真武狀攝之亦愚士卒
耳日而張其氣也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急彼必致
死未必無傷縱其生路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
君未察耳事聞上賜勅褒進封江廣
寧伯自是倭不窺海上者數十年

今按永樂十七年當日本應永二十六年

又卷之十一英宗睿皇帝

壬戌正統七年七月倭寇浙東時倭犯桃渚入大嵩蓋伺備
禦疎而入官廩民廬焚殆盡
發掘塚墓得少壯人殺之東嬰孩于柱沃以沸湯視啼號
為嬉得孕婦村度男女剖視中否為勝負其橫殺如此民
大創下防倭
之令而過嚴

今按正統七年當日本後花園天皇嘉吉二年此時赤
松其君足利義教惡民出于外為暴上下不治甚可

痛恨矣

癸亥正統八年九月倭寇浙東按察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
兵平之

今按正統八年當日本嘉吉三年

己丑成化五年五月勅鎮守總督巡海等官防禦倭夷時千
鑑言倭夷姦諂時掠海邊見官軍巡捕乃為人貢伺虛則
掩襲邊境往者火嵩常被其毒近見使臣清啓入貢臣恐
使國有異謀或為掩襲之計兵部因言清啓凌轅館僕殘
殺市人迹實驚之鑑言誠當故勅各官整軍伍嚴斥城以
防其奸

今按成化五年當日本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元年清啓
未詳何人

又卷之二十五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倭寇浙東以未統為
巡撫捕之

今按嘉靖二十五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天文十五年
又卷之二十六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浙江御史董威請寬海禁初太祖司于倉黃渡以通華夷貿易有無詰海貨抑奸賈便利權在且以省戍守費後以黃渡通京圻改置于福建廣東既而絕日本入貢而三市船二所廢海上利之嘉靖元年宋素卿宗設仇殺夏言謂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之自是番貨至輒為奸商所籠除販轉鬻動負數千萬金不之償已而番賈主費官家意以善奸賈而費家取負更多甚于奸商番人泊近島坐索其負不能得遂出沒寇海上貴官家乃責讓官府謂不為禦侮及官為出師復沒其貨番人積怒日久乃盤據海洋日掠我海濱不之去而饑寒黠徒及失職衣冠士失志生儒諸不逞者皆為之謀間鄉道弱者計飽暖強者奮臂欲泄其憤于是注五峯徐碧溪巨海峯等皆以華人據近島叢王者衣冠劫掠瀕海諸郡邑而浙東無寧歲矣朱統明晰其情特嚴海禁鑄暴貴官家二三渠魁于是譁者四起竟陷統落職御史董威乃希貴官指請寬海禁以便漁樵裕國謀下兵部集議從之

今按嘉靖二十九年當日本天文十九年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夏四月倭人寇浙東大震

今按嘉靖三十一年當日本天文二十一年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倭寇掠蘇州給事中王國禎上言本兵覆言直本徽郡人以通番入海後漸寇自贖有司不救之致有今日故懸賞招降非示弱也上以國禎言是令一不意剿無降順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

八月南京太僕寺卿章煥條上海防四事一曰築城堡言兵

變千村萬落皆為戰場而郡縣且相率閉城奈何使各鄉兵常賊宜急築城堡于諸鄉以固守并為于郡縣以待戰郡縣有備則賊不敢散掠而謀阻諸鄉堅守則兵不必偏分而力裕將入人自為戰守昔皇祖嘗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備倭而東南安堵此其驗也二曰預軍備言西北諸邊一切軍食皆有司先期部署以聽督撫調度故卒有緩急可啐咄而辨今臨變之時上官漫督之主者亦漫應之眉睫間已成胡越何况百里之外嗣後軍中之需賞功之費一會計所出貯之別庫使軍門不以煩有司有司不以煩居民則萬全之術也三曰練士兵言今議者悉備調兵不知少發則不足多發則用不繼久駐則師老費財暫駐則兵散而賊復入急之則怨寬之則驕而

為亂宜訓練士兵若士兵不足宜募近海丁壯及有罪調發者居之海墘給餉配予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是城堡之外益以藩籬計無使此者四曰收豪奸言外賊易見內賊難知今賊深入內境凡我動靜無不知之者誰為之及其始至千人四布莫測而鳴號畢集者又誰為之皆奸民所釀也誠使郡縣得人未嘗大布恩信聞疾苦時拊使及側者將及本而呼天何變之能生且海上多壯士負氣任俠而不肯下人我能制之則為我用不能制之則為賊用故安及側收豪傑治亂之機也疏入詔所司議行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二月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往祭海神兼

督察海防時嵩言海寇猖獗宜遣大臣禱祀東海以奪其魄

薦文華可用上從之乃賜文華印記令得以容啓言文華本嵩私人既奉命出憑寵恣肆所睡毗即立摧仆有司無不望風震懼奔走供奉江南為之困弊至于牽制兵機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太亂戰士解体須徵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熾人皆以為嵩引用匪人之罪云

秋七月倭犯南京先是高埠逸倭自杭州西掠至嚴州淳安

至南陵趨太平時操江都御史守太平督兵禦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守備遣指揮朱襄等率勇士百人出時賊已

至板橋袁等急援不知祖揚縱酒一遇賊盡為所殺羣賊沿途殺人由安德鳳臺夾開各門外鄉落槍掠趨秣陵間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走賊遂過關而去

九月浙江巡撫胡宗憲與直隸巡撫曹邦輔會兵

給事中楊允繩疏條禦倭之策言海寇為患已及三載破邑

者在將青不振而弊源不革夫為將之道曰制曰去曰謀江南諸將全不知此故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鳴金鼓不別旗幟聚如兒戲渙若搏沙前有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浪率為兵浪與賊戰自相蹂踐全軍覆沒此其咎端在不知三者而至干不設諄探不知地形又其取敗之尤當事者不此之察動以增兵益餉為請意不過張賊聲勢後已罪愆登知難括天下之財供江南之役藉天下之民為江南之兵如以蛾赴火以雪實非竟有何益臣愚以為在先擇將而至于弊源則又不專在外督撫賂在京權要官司又賂督撫皆取具于民即今于遺待盡之民豈堪拮据侵剝之患異日國家隱憂蓋不止海島之間宜勅令大臣洗心滌慮割絕朋昵之私汎掃苞苴之習此端本澄源平倭之要道也

疏入納之按吳瑞登曰當時嵩父子以貨賄多寡為黜陟而又用趙文華以視師江浙之吏悉歛脂膏以填溪壑當此外寇方

熾之時而又有內寇險削之根本重地安所支哉吾以允繩之疏更有關於社稷者不小也

冬十月論平倭功胡宗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論曰嵩內結貴黨外布黨與既滅邦憲復逆天道公殺諫臣自是而沉鍊郭希顏繼殞矣即開門寸斬不足以洩義士之憤也

十一月光祿寺卿章煥疏條禦倭之策八事

一曰統兵之制未定言將佐雜居諸軍烏合兵視將而弁髡將視郡縣如傳舍必將有事聞兵有常伍無事相習有事相隨則兵不可統二曰馭兵之制未定言諸軍目下諸軍容耳不聞軍令有急驅之不能卒集臨陣而逃轉相劫掠必平時有約束臨陣有紀律則兵可馭三曰調兵之制未定言調至土狼狼獾得難訓必以諸邊節制之兵為準調到土狼之兵為輔則兵可調四曰募兵之制未定言分道募兵皆游手無賴來去不定道路騷擾必程其技力藉其家室未定言始調客真不練鄉兵既用鄉兵又散客兵及鄉兵難持不免復徵客兵不惟緩不及事且恐為客兵所侮必識權宜實用則兵可練六曰屯兵之制未定言兵有營居故可聚不可散有行列故可散不可亂今雜處市廛嬉遊里巷遂令山東推鈍變為執袴狼苗鄙野咸冒歌舞

必營居行外早為區處則兵可屯七曰行兵之制未定言南方皆沮洳之際蒞葦之場動犯兵家所忌必行有斥埃止有堅壁又有戰地有間諜則可正可奇可疑可伏而兵可行八曰眷兵之制未定言師行糧從強者主戰弱者主饗今或臨陣未食或食至不均或師行境外食其城中必給軍有制犒士有資卑死扶傷恤孤問寡則可飽可饑可生可死而兵可食又言倭賊遠來多苦于饑海濱積藏賊據而食所向無前如使築城繕堡蓄積收斂野無所掠又坐困之道也都覆疏切時務請下督撫議處從之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大徵夷夏諸兵協剿倭寇以工部

尚書趙文華總督浙福南畿軍務

初倭寇日熾圍巡撫阮鶚上言乞援巡按御史邵惟忠亦上言倭寇薄通州故圍未解餘眾自狼山轉掠瀕江諸郡而瓜儀為留都門戶鎮常乃清運咽喉不可視為緩圖宜大集客兵嚴勅諸臣協心戮力共靖其亂下兵部覆題倭自入犯以來未有編浙之東四江之南北如今日者縱使地方多兵分役防禦不無顧此失彼之患徵兵應授寔不容已日者楚孔昭乞援已議令徵集湖廣土舍承順夷兵併山東河南廣東打羊胡盧等兵共六枝赴浙直軍聽用今再議選河南睢陳及山東八衛兵陝西延緩兵徐沛募兵勅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前兵以為犄角保障留都上然之文華請行乃命兼

今按嘉靖三十五年當日本弘治二年

七月倭犯薄海塩縣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力戰死
之祿存仁仍各恤錄有差

八月以胡宗憲為兵部侍郎總督浙福直隸軍務詔總督浙
福直隸軍務尚書趙文華等協力剿賊

人為前鋒及抵鎮江兵車下諸寇在常州桃河諸處者聞
之皆解散亡何復禦掠倏忽莫測胡宗憲欲招輯之阮

官兵大破寇于沈庄
初海舍桐鄉賊黨別陷仙居巡撫阮鶚
赴剿謀舉火城中分道入應三戰賊皆

敗遂殲之之言者皆謂宜切責宗憲而專任鶚勦平上從其
議曰言撫者斬于是賊辛五郎等奔蔡其山鶚趨兵大戰

桐鄉耶檄趣總兵俞大猷先鶚觀重兵由海塩突環之戰
寅至酉海賊賊之鶚所部兵自四月戰于觀海又戰于海
寧等處又戰于蔡其至沈庄之戰腹裡賊乃盡是年六月
也至十二月鶚與海道正詢都司戚繼光攻舟山且授宗
憲兵乃至鶚堅主勦冒險犯猜以至成功又建言善後
死蠲賦撤客兵言撫者益甘心矣文華兩上捷書鶚為已
功上命檄繫首惡至京正法既而兵部尚書許論等言首
惡就擒地方底定皆皇上至誠昭格玄功允洽是以百靈
助順謀若啓而戰若翼非區區人力所能強為乞卜修祀
用答玄貺文華等功次待覆實權賞上從之降旨旌功令
促文華等還京

總督尚書趙文華至京
初文華再督出兵所至徵兵集餉靡
費不貲于是編徭役加徵稅租截留

漕粟扑除京帑迫脅富民脫釋凶醜撥括公帑金寶圖畫
以百計其為軍旅之用止什之二所徵害士民兵川湖
廣貴山東山西河南北無不罹患而臨敵不前遣還不去
往往潛為盜賊行者居者並受其禍須有梁庖之捷何足
贖至是回京而吳
越之間始若脫距

十一月加趙文華少保胡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
功也各

任一子
襲千戶

朝鮮俘遣使歸倭助擊

總督胡宗憲督總兵俞大猷帥師攻舟山倭平之初自梁庄悉靖惟舟山倭據險結巢官兵環守之不能克時土狼兵俱已遣歸而川貴兵六千人始至胡宗憲方留防春汛隸總兵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敵殺土官莫翁送諸軍益怒競進賊大敗歸巢官兵積薪草以棕葉棗火擲之賊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乃平之

十二月

附錄

提督操江都御史高建言狼福二山乃倭寇出入之處請增募水兵萬人沙船三百艘分發參將等官操練從之

獻倭俘

趙文華至京麻葉陳東等械繫亦至禮兵二部奏請獻倭俘從之羣臣俱具服稱賀仍舉謝玄大典

又卷之二十七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倭寇掠寧波府

初梁莊之捷徐海等敗死其渠魁王直復糾倭眾六艘約三千餘人入寧波府岑港登陸四掠焚戮慘甚總督胡宗憲方議招納按兵不擊參政劉燾屢

請出師不聽

今按嘉靖三十六年當日本弘治三年

五月倭寇犯泰州等處

時有倭舟七艘自金沙登岸復犯如兵禦乏皆潰逐薄新水關矢及城中又進犯天長縣都司沃田把總丘君寵禦之皆敗死賊遂入縣劫掠已而由石梁趨盱眙縣復攻入之遂突犯泗州攻城不克分眾犯清河攻入縣治縱火焚掠而去遂出淮安府入安東劫掠

十二月詔嚴捕妖人馬祖師

先是有人妖人馬祖師流寓湖州有物如蝶入人家變幻飛走異狀禦之則刀杵傷人夜魘魅惑人至死其黨有毛崑計中江升高仙許逢李福松蔣甲等更相誑誦鼓煽遠近愚民為所誘勝甚眾約以九月甲子起兵攻嘉興會其謀者官司亟捕之王崑等皆先被擒至期馬妖樹白青二旗放火縱掠兵備參政劉燾急督兵擊之賊潰走南潯官兵追擊及于雙林盡殲其眾獨馬祖師者逸去總督胡宗憲等以聞兵部復議西浙倭患頻仍民生日蹙是以人心搖惑釁孽易生故妖道一鼓疏言嚮風嘯聚今惡黨雖擒元兇未獲舟山遁逃反側觀變宜急救脇從而嚴捕馬祖師者以除亂本詔可

今按此言倭患頻加之妖人出民心搖惑也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倭寇掠臨海縣時倭寇二十餘艘約數千人掠臨海

之二石鎮總督胡宗憲驅走之

五月倭攻福建惠安縣知縣林成死之先是倭千餘攻惠安城率丁壯果城禦之倭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死沒數百倭亦頗有損失乃引去咸復率兵攻倭于縣境之鳴山葉勝追奔陷賊伏中而死

七月詔奪總兵俞大猷等官初總督侍郎胡宗憲遣還毛海遂絕與倭日善妙等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須頗有斬獲而賊憑高死守我兵莫利先登多陷沒者時新倭大至上屢降嚴旨趨宗憲及時平賊宗憲懼得罪乃上疏修言水陸戰功于是言官極言其欺誣并劾失事諸臣乃詔奪大猷及參將戚繼光等職級期一月蕩平

十月總督浙直侍郎胡宗憲請辭功賞不許時今港倭寇巢計之不能克南京御史李珣乃追劾宗憲私誘王有啓等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給事中劉堯誨亦劾其老師縱寇濫叨功賞請行追奪宗憲自辨上曰卿計獲妖賊人所共知特以獻瑞故人即引軍事善卿耳卿宜竭誠展布以平餘氛不允辭因命兵部郎中唐順之往浙直視師與宗憲協謀剿賊

今按此年事比皇明通紀甚多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廣東倭賊流劫福詔安官兵禦之

賊引眾犯漳浦○詔逮浙直總兵俞大猷訊治先是倭流泊掠相拒者一年所後諸酋移衆南嶼建屋而居閩中大猷謂總督胡宗憲縱寇往宗憲乃上言舟山餘孽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邀擊不力縱之南奔閩廣宜加重治上命逮大猷訊治閩人復大噪謂宗憲嫁禍大猷于是南京御史李珣劾宗憲數其三大罪胡與大猷俱閩人宗憲疑有漏言遂委罪大猷以自掩舒

今按廣東倭賊事詳皇明通紀

夏四月倭寇掠通州如阜松門等處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兵拒倭有廟灣之捷入焉

南京兵部侍郎

五月倭犯福清等處時倭犯福清晉江諸郡焚掠慘甚福建失律罪詔奪祿抵罪有差

八月總督胡宗憲遣江南副總兵劉顯剿江北倭于劉家庄

敗走之初江北倭自鄧家庄敗後沿河覓舟不得官兵自後

劉家庄官兵四面圍之宗憲遣劉顯以銳卒千餘來援江北將士謂功在垂成慮為顯所擄噴有言巡撫都御史李遂恐士卒不和乃檄江北兵悉屬之顯軍政既一遂刻期進兵顯率所部先登各營選鋒繼進縱火衝擊自辰至酉賊剿始破奔走追擊之後斬首四百餘級賊衆盡殄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以唐順之為僉都御史巡撫徐揚

先是順之以右通政浙直視師至是令巡撫淮揚順之因條上海防八事一日禦海洋言禦倭上策必禦于海而崇明舟山乃海賊入寇之路尤宜預防當春汛時宜令蘇松兵備暫守崇明寧紹兵備暫住舟山總副將官常居海中督兵分哨如有縱賊入港登岸者以次論罪二日固海岸言賊至如不能禦于海則海岸之守為第一着昔但坐地殘破者之罪今宜徐坐賊所從入者有能衝鋒禦賊使不能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亦以奇功陞賞三日圖海外沿海通逃之徒為賊嚮道者其眾宜多方招探以消禍本并開日本通貢之徒若抄把如故則命朝鮮琉球承制宜諭四日定軍制言調募客坐廢原餉宜急練土著之兵俟訓練成悉調罷募五日鼓舞軍氣言士卒遇海風而頭目掉眩聞朝聲而耳聾心惕何望掃清大懟宜責文臣督師時御戎服出入軍中以作武將之氣武將臨時間取漬校逆卒

十一二人以變士卒耳目六日復舊制言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田數萬悉可墾種七省原設三市船司收權于上今數俱已廢壞宜令諸路酌時修舉七曰別人才言海道副使譚綸總兵盧鏗等可舉而台州知府黃大節副總兵曹克新等宜罷八曰定廟謨言外患未息內憂恐作近者吳松定海水卒以呼糧之故縛官劫獄漸不可長宜預議招懷之畏疏入下所司議從之

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仍督沿海軍務初南

史李瑚劾宗憲要功致寇下兵部議詳覆上不問已而閩廣浙直倭寇日熾福建巡按樊獻科請趣宗憲赴閩應援浙江巡按周斯盛請勅兵部趣宗憲督師剿寇以弭海患宗憲聞命泄泄如故已而寇稍解散竟以功進兵部尚書沿海撫巡諸官悉聽節制其體統如三邊而勳臣總兵者亦由掖門通謁庭拜下風矣

又卷之二十八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二月福建倭寇犯懷安縣提督都御史

游震得檄兵剿之時生營指揮王毫帥三衛軍福州府通判得執毫營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服有怨言會副使汪道昆閱操教場遂大譟格殺鄉兵數人求殺登瀛不

得惠城南
久之乃去

今按嘉靖四十一年當日本永祿五年此年婦女與倭
難者四十三人詳見閩書在下文

六月廣東賊張璉伏誅初自倭寇滋蔓福建江西諸路不逞奸民所以蜂起而廣東為尤甚渠魁張璉林朝曦黃啓薦等築城置郊自保建官紀元攻劫郡縣為患日大上憂之總督尚書胡宗憲不能為計上疏言中風願乞骸骨言官劾其托疾避艱置不問宗憲遷延待命先奏以三月十有六日進兵剿賊既而易為四月十有八日凡徵集狼兵十餘萬人久聚待哺上頗疑之手諭元輔階曰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果有疾否階上言寇氛可慮宗憲疾須稍愈未嘗親行督剿上又云尚書博何不運謀滅之階以語博博奏令都督劉頭叅將俞大猷領家卒往督狼兵赴剿又徵發永順土兵以為先聲以寒逆寇之胆上皆從之頭叅將命馳至廣東督兵進攻大破之遂擒張璉餘黨解散其林曦黃啓薦逸去遁于海島不復敢出捷聞百官表賀頭叅將遂領家卒往福建收剿水陸賊盜數月俱平

十一月倭寇攻興化府陷之初至先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等縣殺遊擊倪

江參將戚繼光引兵還退倭自福清東營澳登岸麾兵擊之斬首一百八十有奇遂行而閩倭至者日眾始攻興化城不克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至是守城卒營罷賊乘其怠弛夜以布梯傳城入之開門放火城中方知賊至百姓惶擾參將畢高叅政翁時器悉緝城宵遁同知吳世亮為賊所殺賊遂入據府總兵劉頭叅時在會城聞變來援至則城已陷頭叅大兵留江西剿廣寇所提八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罷于屢戰倭新至勢眾且銳頭叅知不敵乃逼城為營以伺賊隙頭叅有威名興化人初聞頭叅至以為且夕破賊而相持日久疑其養寇懷以爲恨巡撫福建都御史游震得以此狀聞部覆言賊以旬月內連破數城如入無人之境師府而下職守謂何願事急之際姑令戴罪立功請調新募義烏兵一枝以威繼光統之仍起了憂參收譚綸與都督劉頭叅兵俞大猷同心共濟以收奇効上從之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夏四月副總兵戚繼光督兵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是役也斬首二千三百餘級火焚刃傷及墮崖溺十五顆自是蕪州以南寇悉平

今按與皇明通紀同而加詳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二月福建總兵戚繼光追擊仙遊縣倭大破之時舊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攻仙遊城圍之三日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固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衆奔漳浦之蔡丕嶺繼光督兵入賊巢擒斬數百人聞寇悉平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界掠魚舟入海

今按嘉靖四十三年當日本永祿七年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卷之三

東莞 陳建 纂輯
粵濱臣 瓊山 丘濬 鑒定

太祖高皇帝

甲寅洪武七年八月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今按與明政統宗大同

又卷之九

英宗睿皇帝

壬戌正統七年七月倭寇破大嵩跳渚千戶所殺掠居民湘江僉事陶成討誅之

今按與明政統宗小同大異

又卷之十七

溫陵 臣 陳龍可 彙輯

瓊山 臣 丘濬 鑒定

世宗肅皇帝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倭寇浙東自罷方船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賣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

坐索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貴家家欲其困
輒以詭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
委管如是耶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語囑番人利他日
貨至且復賒我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
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
海洋不肯去近年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
飢寒相率入海從倭凶徒逸囚罷吏黥僧及衣冠失職書生
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倭奸細爲之鄉導於是汪忤瘋徐必
欺毛醯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
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
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至是以朱統爲浙江巡撫都御史
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統任怨任勞嚴禁閩浙諸通番者

時福建海道副使林喬都司虜鎗捕獲通番九十餘人統欲
禁止令行遣旗牌督決于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諸達官家
以失利大譁詆誣惑亂視聽遂改統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
卽訊甘心煅煉統憤悶卒喬鎗皆論死下獄自是羣盜益無
忌憚矣

今按與明政統宗比之甚詳嗚呼斯時明之官邪政亂故
不能柔遠人於是行旅窮濫矣惡人因爲黨而擇將捕獲
之終又害將明之邪亂如此何以令四方觀中國光乎

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六月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宴賞有差
今按皇明通紀等書無此事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季
元律等死之○倭陷嘉善○倭薄通州揚州衛千戶洪岱

兵援之戰死○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

今按倭陷嘉善皇明通紀作倭寇分掠嘉湖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會狼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汝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鏗等死之文華固急督戰冀掩為功經謂宜得保靖兵至合力夾功庶保萬全文華因強經不聽文華遂銜經

今按宜參考明政統宗

五月倭寇四千餘云賊奔歸柘林

謹按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如此之捷者然文華論經玩寇殘民之疏則已上矣寬哉

今按見皇明通紀故略此

遣官校逮張經李天寵及叅將湯克寬俱械繫來京論死經

上疏目辨不報○倭寇當熟知縣三鉄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為賊所掩擊俱死之事聞贈鉄太僕少卿泮光祿少卿各蔭子錦衣百戶立祀死所

六月倭據江陰蔡涇聞知縣錢鏞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里山賊伏發狼兵悉奔鏞及民兵死于賊事聞賜鏞光祿少卿蔭子國子生立祠死所

七月倭突入歙縣流劫磧溪等縣蕪湖縣丞為賊所殺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

八月都御史曹邦輔圍賊于潯墅關賊殊死格鬪殺指揮張大綱士卒多傷亡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沙兵守陶宅邦輔檄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莫舍追盡殲之文華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卿甚已而欲倖剪殘孽

四千人約邦輔會勦同方進兵賊盡銳衝文華所統兵死者千餘人師大潰文華益慙憤乃疏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僥倖成功乞加重究詔下邦政于總督逮問十月倭始犯福建犯平陽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寇入蘇松參將戚繼光率兵捕之又遣把總方以中破賊巢營焚燬無餘賊首汪直無依又勾引倭寇福建侵掠以償所失

三月賊首汪直寇福建都御史阮鶚從謀士林念謀謬用漢五彈之術以金花買陣賊首容與鶚約令引軍出戰彼即遁去使得成功由是冒殺商賈漁樵之民共二百五十餘級稱功論賞百姓苦不能當科臣劉祐劾阮鶚十大罪一日買和倭賊云九日倭寇作亂不報云奏上擬斬市鶚容遺林

念賚金賂嵩乞命嵩納之鶚將斬乃乘間言於上遂削鶚籍四月漳倭大至犯浙福沿海郡邑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大肆殺擄攻惠安殺知縣林成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先是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擊原駐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阜東三戰于海安皆捷共斬首百餘級及至于大聚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人賊奔入潘家庄盡銳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倭賊喪氣

今按皇明通紀明政統宗所無故載之

又卷之二十

神宗皇帝

壬辰萬曆二十年四月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洛

洵五月命將出師援朝鮮而西夏方用兵倭大入朝鮮數告
急朝鮮即古高麗與遼壤接壤脩貢謹輿地延袤六千里三
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懦不習戰其王李昭湏于酒
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募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善用
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
通婚媾因聞朝鮮弛備于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
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倅陷慶尚道逼釜山鎮五
月潛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至倉卒棄
望京令次子瑋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
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且
暮渡鴨綠則螿且中于遼請援之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
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入薛藩諭其王匡復揚言

天兵十萬已環甲方檄海外琉球暹羅諸國搗倭穴遼鎮先
發游擊史儒筭以偏師訪義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
兵三千餘渡鴨綠援之

今按萬曆二十年當日本後陽成天皇文祿元年平秀吉
豐臣秀吉也秀吉數改姓始稱平中稱藤原終稱豐臣破
朝鮮評見圖書編今按釜山在慶尚道東萊南二十里
行長小西攝津守清正加藤主計頭義智宗對馬守開城
豐德俱在京畿道平壤義州俱在平安道王子就俘僧清
韓撰清正挽詞云王子兄弟長日臨海次日順和走出會
寧因茲清正追到永安圍會寧城中數萬兵甲擁
衛王子堅守城壘矢石交下火箭屢飛清正胸中何為芥
蒂城中一人單刀直入生捉王子王子伏首服威就擒城

中兵甲狗奔鼠竄已爲烏有護軍節度后妃媵妾共生擒之護送京城後出金山燕丹在秦宋徽在金寔可想見終軍長纓以羈越王致之闕下亦何異之會寧在朝鮮咸鏡道或曰清正囚一王子于兀良哈者非也兀良哈女真之地挽詞以清正生捉王子而後及七日程直入女真拔城振威明年清正依秀吉命放還一王子于京王子等與清正盟書曰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兩府夫人陪官長溪君上洛君行護軍大將南兵使等自壬辰年七月廿四日被擄日本大將計頭清正入城相見卽加禮遇一行下人并給衣糧撫恤頗至又稟于關白殿下到金山浦還許放還京城其慈悲如佛真箇日本中好人也况素聞關白殿下雄傑無比四隣皆畏之且善於分別待隣國王子諸宦稍存

舊意愍其渡海使復于京其恩厚與北海俱深一行之人其敢或忘後日若對日本及計頭復發雜談少有背負之意非人情也天地鬼神共知之矣脩好之日通書寄情事萬曆廿一年六月初六日臨海君順和君長溪君南兵使行護軍鴨綠事見續文章正宗今按

七月十六日援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不能止爲倭擊盡殪史儒死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請上登萊天津旅順淮陽所在添募設防○命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疲奔命募能入倭關說者于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奔倭營刺情形歸報星大惑之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畧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贊畫石星以沈惟敬可佐緩急題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

今按行長督二萬兵固守平壤史儒等祖承訓攻平壤
長夜遣步卒惱之明兵騷亂行長悅曰明兵不足畏也真
日行長進擊之甲冑馬具旌旗皆鮮麗明馬大驚奔史儒
等命軍士下馬相戰泥土沒腰不能進步行長大勝之
史儒等死祖承訓遁於是大明震動宋應昌等抵山海關
袁黃字了凡撰綱鑑時為贊畫來于朝鮮日本人到于今
語黃事

十二月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以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
松亦未至因謬借惟敬察倭西向至是李將軍始至軍而惟
敬歸自倭稱行長願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李將軍策
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于二十五日誓
師渡江○逮楊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

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
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報効詔可釋回播啓行尋報罷巡撫
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
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勦尋得旨戒以貪功妄殺

今按宋應昌欲與日本決戰執沈惟敬石星欲和議謬借
沈惟敬詳見獻徵錄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
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霸三郎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
膳來安定聲迎沈惟敬窺虛實李將軍檄游擊李寧生縛之
倭猝起格鬪止獲吉酋三輩李將軍按筮由令一軍股票六
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而迤北牡丹臺
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

倭襲李如栢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峯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偽效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却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爲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墮墜鼻端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日前隊買首後勁已踵突舞于堞倭遂氣奪宵遯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殲首宗逸平秀忠平鎮信餘死于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算腥聞十里真奇捷也叅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得獲級三百六十一

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遂奪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淮咸鏡道爲倭酋清正拒守聞開城已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左江源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忠清爲之犄角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旣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李將軍引梟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賴指揮李有昇死護刃數倭竟中鈎墮爲倭支解李如栢李寧等乃益遮擁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砍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稍畦冰解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岳山圍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

今按萬曆二十一年當日本文祿二年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毛利家記等書曰小早川隆景屯開城初牡丹峯之敗諸將入王京諸將亦勸隆景入王京隆景不可於是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及立花宗茂久留目秀包等從之隆景乃分所率兵為三列一列者粟屋四郎兵衛其兵三千二列者井上五郎兵衛其兵三千三列者隆景其兵一萬次立花宗茂其兵二千五百久留米秀包毛利大藏少輔元康其兵六千在隆景陣旁既而隆景以粟屋井上兵為一列從立花宗茂後李如松先陣與宗茂郎等十時傳右衛門交鋒傳右衛門死之明人亦多死李如松督將士殊死戰隆景指揮其兵雷奔電激縱橫衝戰諸軍大挑戰此地至王京吉川黑田大谷增田石田戮力在焉

次宇喜田等凡八萬餘圍李如松明兵大破如松落馬井上五郎兵衛見之知其為大將驅馬前搏之急賴李有昇護扶如松乘之於他馬而逃去井上不得遂其志切齒悔怒一金甲乃井上也諸將欲追如松隆景制之即歸王京二月時謀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關白揚祝入犯經略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上益發固金二十萬兩佐軍與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萬眾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把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為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查大受選死士從間道縱火焚蕩殆盡倭乏食○東師議欵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報獲級不復問欵及碧蹄敗衄氣大索久頓師絕域

海氣蒸濕，瘟疫盛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敬欵議始用而倭芻糧並燼，衆生惡瘡，聞我師發處，蹲等砲及戰車引江上，聲日張其首，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略既得請于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周弘謨、令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于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李將軍與經略以翌日入所餘米尚四萬餘，包芻苴稱是因以大兵臨漢江尾。倭後計乘間擊惰歸，而倭步步爲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別將劉綎帥兵五千趨尚州烏嶺，烏嶺廣且七千餘里，懸崖鑿削，中通一道如綫，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繇一道踰槐山出烏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種爲久戍謀，我師乃張疑兵。

分道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嘗爲屬國，勤教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略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考輿圖，朝鮮幅幘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朝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

朝鮮非鄉鄰國比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並無慮京師鞏于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卽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二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

六月沈惟敬歸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欵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將軍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阨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縱移陝州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狎退誘中朝撤兵圖漸逞無故請欵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遼鎮都御史趙燿亦報欵貢不可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

難久羈經略乃請留戍全羅慶尙云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欵議撤兵省餉而經略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弛担因謬依違其間然策倭多詐每陳兵難盡徹狀陰事疑而諱言欵局奏揭前後異同終無堅決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五月閣臣王錫爵獻忠疏十二欵云一備倭處曰今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倭而在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馭之之策不在欵與戰而在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議日本封貢而總督疏請封貢並許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卽有和親之說詭云和好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請罷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叅督臣明欺御史唐一鵬叅李如松開封募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未定請封貢並絕石司

馬亦張皇恐關白不能就羈縻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
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褫御史郭實等
詔小西飛入朝決計石司馬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
過關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勤倭盡歸巢一既封
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竝無異意以聞上復諭于左闕詳定
語加周復大略主請封如石司馬旨時甲午十二月二十日
也上乃定封議命臨淮勳裔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指揮楊
方亨同沈惟敬往

今按萬曆二十二年當日本文祿三年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
王永齡存亡關口或另擬一字或即以居島封之行長以
下量授指揮銜賞賚有差上竟准日本上號給金印行長准

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諭行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
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西飛稱國王為信長所弑互異乃
與遼鎮都御史李化龍疏文可疑王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
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
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論燕
將計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
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成矣

今按萬曆二十三年當日本文祿四年日本王見住山城
有文祿三年曆此言能中日本開闢以來君之子世為天
皇自桓武天皇都山城當時後陽成天皇在位年號曰文
祿有曆博士作曆施行于天下與小西飛稱國王為信長
所弑互異尤是飛州語詳平攘錄在後飛州所稱詐也初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晴為陪臣三好長慶所弑時織田信
長立義晴弟義昭為征夷大將軍以報兄讐其後義昭忘
恩欲亡信長信長放義昭于槇島飛州影略此義詐稱國
王為信長所弑武備志曰信長遂據二十餘州殺其主此
亦本于飛州詐訛傳為殺其主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
欺給此語亦好當時不知文字者比比皆是故行長以封
王二字為封秀吉于大明皇帝之義勸秀吉旋師如三奉
行皆以為是實沈惟敬飛州等知其不學而相欺也清正
素有大志將一舉攻戰以行長主和卑之意甚不平故曰
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

七月廿四日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文
閣事東方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稽觀望訛傳不
一至是方抵釜山而沈惟敬又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
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
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統袴子誅親從言
倭叵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奔印勅遁遼撫鎮馳奏併報惟
敬就縛上逮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誠揭倭
情無變改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上責規避抗違下御
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為副惟敬
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弄司馬股掌矣
今按萬曆二十四年當日本慶長元年

又卷之二十一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

詭報去年六月十五從金山渡海九月二日于大阪受封印
以四日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王子不往謝留金山如故謝
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
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
報清正業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委罪惟敬
并本兵前後手書進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彌縫罪狀奉
旨勘如律于是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略麻貴從延綏改備倭
為大將軍而經理朝鮮時勅僉都御史楊鎬天津亦開府申
警備

謹按初惟敬本一無賴石司馬誤中其游說借款息兵意
雖為國而堅于持議遂讐通國之言藉口省餉盡徹
戍兵欲倚小人成功難矣封使久羈亦稍稍疑數遣
心腹偵探復飾詞迷復自其欺罔至欲媚上以珍珠
鸞鏡防東廠官校漏言此真老而天奪其魄惟敬小
人何所不至令早如遼督撫言罷遣而劉綎吳惟忠

等防戍不盡撤亦何至講張潰裂也大巨謀國惟公
與虛難矣哉蓋前後凡七年而邢司馬奏殲倭海上
今按萬曆二十五年當日本慶長二年大阪當作大坂

于大坂受封非也于伏見見楊方亨沈惟敬也回和泉
州此時唐船來于和泉界故去時亦回于此也秀吉以
楊方亨等所資來明帝璽書令禪僧知漢字者讀之聞
以秀吉封日本國王事大怒曰我元自主日本何假明
王書乎乃擲璽書于地再發兵征朝鮮沈惟敬恐得罪
于明偽撰秀吉謝表楊方亨直吐顛末也

五月九日麻將軍貴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
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略疏請募兵川浙弁調薊遼宣大山陝
兵朝鮮惟閑山水兵一枝稍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
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勦與麻貴各建牙麻將軍密報

倭宜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金山經略謂一取金山則行長擒清正走此奇着快入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金山加德安骨等窟於九如兩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金山宜寧與倭合揆事不諧便舉足入倭經略向切齒謬為慰藉惟敬漸移南原去金山七百里經略即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營兵後惟敬聞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為起宜寧會行長之說暗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來迎楊元聞即襲執之惟敬執而倭嚮道始絕倭已奪梁山占三浪則遂入慶州侵閑山

今按平調信柳川豐前守

七月十五夜襲恭川島統制使元均風靡遂棄閑山要害倭

駐巨濟閑山島在朝鮮四海水口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浙三千甫抵旅順經略檄且哨且行赴閑山協守閑山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

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十六夜倭猝乘城元驚起帳中跣足遁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衷初至州無斗糧及勘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莛弓矢蓋朝鮮苦我兵甚于倭不欲在州遠貯山谷者恐倭至反為寇助也南原告急愚衷懼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棄城去麻將軍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為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為烏嶺忠州西隘為南原全州道

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
麻將軍日夜造筏通我師防倭暗襲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
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鳥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
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

九月副將解生游擊牛伯英頗貫于稷山水源設伏各有斬
獲參將彭友德等亦報追倭至青山獲級首百十六軍聲益
振經略乃移郎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宮屯平壤又
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且暮至福廣浙直水兵直搗日
本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奔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踰竹
嶺奔慶尚離王京亦四百里

十一月經略渡鴨綠二十九日抵上京共議進剿而所調宜
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

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時監察爲御史陳效上復賜經略尚
方劍重專權經略乃令麻將軍同經理諭左右協自忠州鳥
嶺向東安趨慶山專攻清正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兵馬
近宣城東援二協西扼全羅援倭又于三協中摘馬兵千五
百同朝鮮合營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
等處以牽行長我師陸路粗備獨水兵屢檄不至既大聚兵
經略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
之南島山並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金寨其陸路
間由彥陽通金山麻將軍欲專攻蔚山恐金倭由彥陽來援
令中協高重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
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于二十三日
從蔚山進攻游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

奔島山于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島山脈蔚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白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圍守之清正可不戰縛也經理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倭至嚙紙充饑餒先用礮者倭從隙用礮發命中彈皆碎鉄鉄爲之中多疊雙礮我師稍息伴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金營止選銳倭三千虛張幟蔽江上頃之經理聞報卽倉皇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略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喪師黨散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勒大學士張位閣住以位密薦鎬奪情破倭今乃明欺債事故也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正月東征經略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

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久計

今按萬曆二十六年當日本慶長三年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略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經略然其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剿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沒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恃金山爲根本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堅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川北恃晉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

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繫重經略懲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師以董一元代

今按石曼子鳴津和訓志摩圖也音近此役鳴津義弘及子忠恒屯於泗川南浦文集曰戊戌之秋大明率數十萬之兵來求和睦日域諸軍亦相議以和我泗川亦欲擇日而修會盟小春之朔大明兵偽攻我泗川我不得已纔以一萬餘兵相戰當其兵刃既接也大明兵棄甲曳兵而走我軍士乘勝追亡斬獲甚多大明參謀大夫龍涯乞降於我義弘父子謀曰武豈可久贖乎竟應參謀之求執其將茅國科為質載之全師歸于日本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繼逼行長營挑戰奪倭橋斬級九

十一驅入水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割其糧稻焚溺甚多董一元進取晉州拔望晉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川老營盡戰下之游擊盧得攻歿于陣得級九十二前逼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築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中通東陽倉

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派馬步協攻步兵游擊茅國器彭信古葉邦榮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克柴查科四營後應邦榮步兵游擊芳威攻東北水門副將祖承訓殿攻圍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槓擊寨門碎城塚數處步兵齊至壕砍獲城柵湧入忽營中槓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遂奔還晉州經略查

參詔斬馬呈文赫三聘以狗彭信古等充為事官董一元軍
官銜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久無功泗泗撤
兵大學志趙志臯請令總督歸鎮制虜以東方事專委新經
理萬世德量留兵將分布上令府部九卿科道集議兵科都
給事中張輔之御史于永清等疏爭乃一意進勦會福建都
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死各倭酋業有歸意我師
因水陸乘勢夾擊捷音日至

今按秀吉八月十八日薨謂七月九日死者非也

十一月十七日五畿清正發舟先遁麻將軍貴遂入島山西
浦劉將軍繼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六
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將軍璘半洋邀戰行長乘小
艇倭泊露尚數百艘氛甚惡陳將軍璘統蒼曉船追擊弁

林死石曼子得級二百二十四水為赤副將鄧子龍朝鮮統
制使李舜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錦山殲焉

謹按鄧子龍南昌人號鳳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
觸舟敢視之乃沈香一段把戲良久日宛似人頭愛
護之每入憂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為一後死于
倭載尸歸失其元取香木雕為首醜能于龍善戰能
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在時僅一偏將屢為言者所
致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沈香其殆憐而先知願與作
伴作面目
乎異哉

董將軍一元報據浙兵游擊茅國器稱參謀史世用持經理
論文往有石曼子用事郭國安內應石曼子遵諭先撤各奔
潰東西始結局云捷聞上發帑金十萬兩犒賞丁德泰再疏
賂倭賣國上念將士冲冒矢石特諭優叙應泰回籍聽勦東
征勦功改給事中楊應文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
今按錦山在全羅道時嶋津在泗川郭國安在望津國安

私約史世用侯明兵將渡焚倭營屯糧處為內應倭眾退守泗川寨事見平攘錄又嶋津撤泗川事在前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二月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檄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暫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

今按萬曆二十七年當日本慶長四年

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九邊

七月上晉邢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賜金蟒萬世德陞左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廕一子世指揮僉事正千戶有差董一元准復職仍並給金幣部使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加賞并賜兵部尚書田樂金蟒廕一子入監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

職方郎中楊應聘並優擢再叙稷蔚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友

德等金前經理楊鏞以原官叙用已復念御史陳効殞命絕

域廕一子錦衣而募師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棄市

謹按外史氏曰今稱倭強大與虜敵然倭以海為穴棄險爭衡上國于勢不順而智多出于蠶食往幽朝鮮中朝經畧數歲訖不得要領或謂關白忌清正世臣借兵事出之全慶問姑翼以弄臣行長坐是歛戰互異不其然與琉球受脅而閩浙為震動將憂豈在朝鮮也余嘗策倭非有大志只不越海生心封畧唯窮島素艷我子女玉帛而奸氓又潛為勾引鋌而走險憂方大耳海禁不可弛人亦有言急之適以生變緩急操縱消釁未形在當事義自為謀之早矣

今按關白忌清正世臣借兵事出之全慶問清正記云小西石田勿頸之交也二人同心護清正秀吉大怒將賜清正死清正召在伏見會慶長元年七月十二日夜大地震清正率二百人步卒護伏見城昏明無罪秀吉

遂免其罪，令清正歸其采邑。肥後國熊本而後，清正渡三韓，聚竹嶋殘兵，拔梁山城，又與毛利參議秀元、黑田甲斐守長政、淺野左京大夫幸長等相議，攻南原城。陳愚衷降梁山，在慶尚道南原，在全羅道正謂此與。

庚子萬曆二十八年八月，撤回留守朝鮮兵。先是朝鮮王請留水兵三千，止認本色口糧。至是歲，遂得旨盡撤。經理疏善後八事：一選將以朝鮮右文將宜博採一練兵，麗人鷲悍耐寒，苦而長衫大袖，非甲冑制。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釜山與對馬相望，揚帆半日可至東入，机張蔚山西入，閑山唐浦塗所必經，我登釜山瞭望如指掌，而巨濟次之，宜各守以重兵。一修險隘，朝鮮王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稱四塞而忠州左右鳥竹、玉嶺、羊腸繞曲，真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踰。回倭

守此防我南渡，而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倭不敢窺，皆得地利也。今營壘遺址尚存，亟加修葺。一建城池，朝鮮八道十九無城，以避地為便，而平壤西北鴨渚、二江俱南通海，倘倭別遣一旅占據平義，則王京聲援既絕，腹背受攻。一造器械，倭戰便海，以船制重大不利，攻擊令准福唬造千百艘為奇兵，而添造神机百子火箭，一訪異材，朝鮮俗貴世官，賤世役如錘錘，自負不宜一切鋼之一修內治，此八事誠善後之策也。今按萬曆二十八年，當日本慶長五年。

又卷之二十二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倭弁琉球虜其王，聲取雞籠淡水，侵閩廣。
今按萬曆三十七年，當日本慶長十四年，琉球事詳見世

法錄今按

壬子萬曆四十年十一月是年日本冒琉球貢海上福建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檄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聞越亡命郭安國等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其檄與書語多狂悖乞頒明旨以憑發遣時琉球已為倭奴所弁其貢物俱是真倭寔為窺伺心甚叵測

今按萬曆四十年當日本後水尾天皇慶長十七年代請互市琉球國王尚寧上書大明國福建軍門老大人閣下恭審小邦去日本薩摩州者僅三百餘里以故三百年來以時獻不腆方物修其鄰好頃有不肖耆夫緩其貢期是故薩摩州進兵於小邦小邦荒墟者誠天之所命而我亦以無苞桑之戒也不幸而為其俘囚在薩摩州者三年矣

州君嶋津家久外好武勇內懷慈憫待我以待貴客之禮禮遇之厚者三年一心加之送還我於小邦於是吾民之歌於市抃於野者茲非幸歟州君寄言於我其言曰夫邦國之在四方也有金玉者或不足乎錦繡有粟米者或不足乎器皿若有餘而不散不足而無聚民用不足而其貨亦腐惟坐而待腐不如通其有無各得其所矣日本非無金玉器皿其土宜質素而不及於中華之文質彬彬是故使我參謀於兩國一以使日本商船許以容之大明邊地二以使大明商船來我小邦交相貿易三以使一遣使年年通其貨之有無者匪趨富兩國人民大明亦無為倭寇嚴備兵衛矣三者若無許之令日本西海道九國數萬之軍進寇於大明大明數十州之鄰於日本者必有近憂矣

是皆云云大樹將軍之意而州君所以欲通兩國之志者也伏冀
日本大樹將軍之意而州君所以欲通兩國之志者也伏冀
軍門老大人於斯三者許一於此我小邦大沐大明之德
化且遂日本之夙志是亦天朝恤遠字小之仁心也若然
則永守藩職無生貳心遐方嚮化之念沒世不忘也伏稽
伸鄙忱仰祈尊炤不宜見南浦文集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五月東湧偵倭福建巡撫黃承玄遣義
民章伯起同李進葉貴傳盛等出海探倭十六館頭開洋經
竿塘橫山十八至東湧一路兵船躲各灣皆不見遂上東湧
山四望止倭船一泊山後南風灣一泊布袋灣二灣相連蓬
檣俱卸但掠定海白艚船藏南碇隱處伯起即將海道硃票
藏山上并搗天妃廟判官手爲証忽見南碇船張帆來衆欲

走李進曰勿走走則銳打立盡頃刻倭至通事同倭過船搜
檢問何船衆以討海船對通事問有兵船否應云無有通事
且伯起等曰汝但說有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
說有兵船他去也汝但開口我爲汝說又令取水彼首軍
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三人徧相之即搖首汝
不是討海的老實說不則殺汝以刀臨脛者數次伯起知不
免乃大聲曰我等實是軍門海道差來的聞汝造船三百我
這裏已備戰艦五百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久泊此處何爲
今日殺不殺也繇汝殺我兵船卽至矣于是群倭齊拍手喃
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磯國王差往鷄籠風旣不便歸恐
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免罪決不殺你卽問誰是首
軍衆指伯起首軍者彼國老爹之稱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

躍過曰我今操命報國矣即索網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葉貴等借衫通與倭首軍倍伯起食飯遂帶所掠船併差船送出台山伯起請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匹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等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們來便要殺說彼國便坦易說中國即縐眉倭亦能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即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採却有字仍寫無字倭與吾人亦無異但喜弄刀或以手作銃取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明年伯起以計給之遂歸按以為海口裨將

謹按伯起一義民也以身救眾以智全生于患難存亡之際固了然有以自命者使用酌其志又何變之不可定險之不可出耶壯哉士也

今按萬曆四十四年當日本後水尾天皇元和二年琅砂磯國不知何地訛言

又卷之二十五

熹宗愍皇帝

天啓四年甲子七月紅夷屢擾閩中近復勾引日本倭人通連地方奸滑敢干西寮古雷一帶燒劫而我將士玩縮不前寧謐無日于是撫臣南居益請旨申明賞罰以振國威以惕人心而又親閱邊海議口要之防嚴通倭之罰闡出有禁越敗有禁八閩賴以安枕可謂無忝于撫

今按天啓四年當日本後水尾天皇寬永元年

